

青年读本

黄音迪题



直言不讳

(下)

ZHIYANBUHUI

鲁

迅

著

鲁迅(1881-1936),原名樟寿,后改名树人,字豫才,浙江绍兴人,“鲁迅”是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开始用的笔名。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,思想家,翻译家,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青年读本

黄克勤题



直言不讳

(木)

ZHIYANBUHU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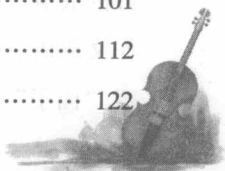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
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鲁迅自传·····	1
父亲的病·····	3
风 箏·····	8
藤野先生 ·····	10
范 爱 农 ·····	15
记念刘和珍君 ·····	22
为了忘却的记念 ·····	27
忆韦素园君 ·····	36
忆刘半农君 ·····	41
淡淡的血痕中 ·····	44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·····	46
灯下漫笔 ·····	49
杂 忆 ·····	56
故 乡 ·····	62
社 戏 ·····	70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·····	78
琐 记 ·····	83
我和《语丝》的始终 ·····	90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·····	98
病后杂谈·····	101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·····	112
论睁了眼看·····	1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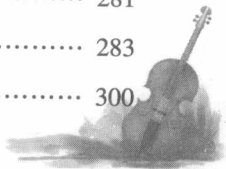


2 直言不讳

未有天才之前	126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	129
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	133
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	136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142
中国文坛上的鬼魅	144
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	150
学界的三魂	155
文坛三户	160
古书与白话	163
谈 皇 帝	165
可参与可笑	167
爬 和 撞	169
二丑艺术	171
脸谱臆测	173
论 讽 刺	175
什么是“讽刺。”?	177
这个与那个	179
无花的蔷薇之二	185
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	189
习惯与改革	192
言论自由的界限	194
捣鬼心传	196
做“杂文”也不易	198
好的故事	201
作文秘诀	203
说“面子”。	2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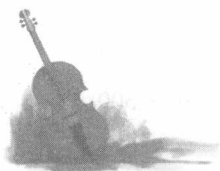


运 命	209
论俗人应避雅人	211
人生识字糊涂始	214
文摊秘诀十条	216
随 感 录	217
四 十 一	219
四 十 九	221
六十六 生命的路	223
忽然想到（五至六）	224
一点比喻	228
听 说 梦	231
名人和名言	234
隐 士	238
我要骗人	241
“这也是生活”	245
死	249
读书杂谈	253
随便翻翻	258
书的还魂和赶造	262
选 本	264
写在《坟》后面	268
题 辞	273
《三闲集》序言	275
《自选集》自序	279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	281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序	283
老调子已经唱完	300



4 直言不讳

关于知识阶级	306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	312
门外文谈	316
自 传	333
狂人日记	335
阿 Q 正传	343



无花的蔷薇之二^[1]

1

英国勃尔根^[2]贵族曰：“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，而忘却孔子之教。英帝国之大敌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。……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……。”（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《路透电》。）

南京通信云：“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^[3]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，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，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。当有听众……质问何所据而云然；博士语塞。时乃有教徒数人，突紧闭大门，声言‘发问者，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’。当呼警捕之。……”（三月十一日《国民公报》。）

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，竟能买收叔梁纥，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（引，则“忘却孔子之教”和“质问何所据而云然”者，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。

2

西滢教授^[5]曰：“听说在‘联合战线’^[6]中，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，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。‘流言’是在口上流的，在纸上到也不大见。”（《现代》六十五。）

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，却由他在纸上发表；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，也由他在纸上发表。“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”，实在特别荒唐，可见关于自己的“流言”都不可信，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。



3

据说“孤桐先生”^[7]下台之后，他的什么《甲寅》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。可见官是做不得的。

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，不知《甲寅》可仍然还有活气？如果还有，官也还是做得的……。

4

已不是写什么“无花的蔷薇”的时候了。

虽然写的多是刺，也还要些和平的心。

现在，听说北京城中，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。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，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。呜呼，人和人的魂灵，是不相通的。

5

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，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，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，至数百人之多。还要下令，诬之日“暴徒”！

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，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，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，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^[8]，仅有一点相象。

6

中国只任虎狼侵食，谁也不管。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，他们本应该安



心读书的，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。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，应如何反躬自责，激发一点天良？

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！

7

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。

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。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，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，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。“子孙绳绳”^[9]又何足喜呢？灭亡自然较迟，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，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，要操最下贱的生涯……。

8

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，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，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——

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，是一件事的开头。

墨写的谎说，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

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！

9

以上都是空话。笔写的，有什么相干？

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。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。

不醉于墨写的挽歌；威力也压它不往，因为它已经骗不过，打不死了。

三月十八日，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，写。



注 释:

[1]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29日《语丝》周刊第七十二期。

“无花的蔷薇”意思是说这篇杂文没有“花”，只有“刺”（蔷薇是茎上生刺的植物）。

这篇文章就是在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写的。文章对封建军阀及其帮凶们作了猛烈的抨击，并且指出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，表现了鲁迅坚定的革命立场。

[2] 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。鲁迅所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。

[3] 金大 南京金陵大学。

[4] 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，孔子的父亲。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，比传说中的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，死于公元前479年。

[5] 西滢教授 就是陈西滢（陈源），资产阶级文人，曾与徐志摩等人编辑《现代评论》周刊。

[6] 1925年9月4日的《莽原》周刊第二十期上刊登了霉江致鲁迅的一封信，信上说他着手写《联合战线》一文，要求猛进社、语丝社、莽原社和全国同志联合起来，编一种刊物，向代表反动势力的《甲寅》周刊和《现代评论》作斗争。

[7] 孤桐 即章士钊，笔名孤桐。

[8] 可萨克 通译“哥萨克”。哥萨克人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，15到17世纪时，有一些农奴和城市贫民，由于封建压迫不能生活，从俄国中央地区逃亡出来，自称为“哥萨克”（突厥语，“自由人”的意思），在沙皇制度下，名被利用来当兵。

[9] 这是《诗经》《大雅》里面的句子。“绳绳”，是不绝的意思，“子孙绳绳”，就是一代接一代，绵延不绝。



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^[1]

倘说，凡大队的革命军，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，都十分正确。分明，这才是真的革命军，否则不值一哂。这言论，初看固然是很正当，彻底似的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，是空洞的高谈，是毒害革命的甜药。

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，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“人类之爱”，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“大同世界”一样，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，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，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。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，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，大略相同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。或者为社会，或者为小集团，或者为一个爱人，或者为自己，或者简直为了自杀。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。因为在进军的途中，对于敌人，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，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；任何战士死伤之际，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，也两者相等的。但自然，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，在行进时，也时时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颓唐，有人叛变，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，则愈到后来，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，精锐的队伍了。

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《小小十年》作序^[2]，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，便是这意思。书中的主角，究竟上过前线，当过哨兵（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），比起单是抱膝哀歌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，实在也切实得远了。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，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，不但是乌托邦^[3]的空想，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。

但后来在《申报》上，却看见了更严厉，更彻底的批评，因是书中的主角的从军，动机是为了自己，所以深加不满。《申报》是最求和平，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，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，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，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，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。



其一是颓废者，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，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；一定的享乐，又使他发生厌倦，则时时寻求新刺激，而这刺激又须利害，这才感到畅快。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激之一，正如饕餮者饕足了肥甘^[4]，味厌了，胃弱了，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，使额上出一点小汗，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。他于革命文艺，就要彻底的，完全的革命文艺，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，就使他皱眉，以为不值一晒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，只要一个爽快。法国的波特莱尔^[5]，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，然而他欢迎革命，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，他才憎恶革命了。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，而且是极彻底，极激烈的革命家，临革命时，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，——不自觉的假面。这种史例，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，一有小地位（或小款子），便东窜东京，西走巴黎的成仿吾^[6]那样“革命文学家”的。

其一，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。要之，是毫无定见，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，自己没有一件不对，归根结蒂，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。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，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。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，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；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，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。论敌是唯心论者呢，他的立场是唯物论，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，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。要之，是用英尺来量俄里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，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。因为别的一切，无一相合，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“允执厥中”^[7]，永远得到自己满足。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，则只要不完全，有缺陷，就不行。但现在的人，的事，那里会有十分完全，并无缺陷的呢，为万全计，就只好毫不动弹。然而这毫不动弹，却也就是一个大错。总之，做人之道，是非常之烦难了，至于做革命家，那当然更不必说。

《申报》的批评家对于《小小十年》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，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，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，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，而略还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，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。

注 释：

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年3月《萌芽月刊》第一卷第三期“社会杂观”栏。



〔2〕叶永蓁 又名叶蓁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黄埔军校的一个学生；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。

〔3〕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，意即“乌（无）有之乡”。“乌托邦”为“空想”的同义语。

〔4〕饕（tāo 滔）餮（tiè 贴）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，通常用来比喻贪食的人。

〔5〕波特莱尔（1821 - 1867） 法国诗人。他的作品中充满悲观厌世、憎恶革命的情绪。

〔6〕成仿吾 当时是创造社的成员。

〔7〕允执厥中 语见《尚书》《大禹谟》，不偏不倚的意思。



习惯与改革^[1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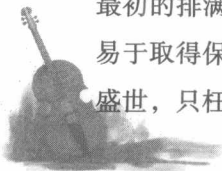
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，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，也无不加以阻挠，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，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，但所设的口实，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。

今年的禁用阴历，原也是琐碎的，无关大体的事，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。不特此也，连上海的无业游民，公司雇员，竟也常常慨然长叹，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，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。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，海上的舟的候潮。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，海上的舟子来。这真象煞有些博爱。

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，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。我问一家的店伙：“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，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？”那回答是：“明年又是明年，要明年再看了。”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。但日历上，却诚然删掉了阴历，只存节气。然而一面在报章上，则出现了“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”的广告。好，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，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，一百二十年！

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，但多数的刀量是伟大，要紧的，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，设法利导，改进，则无论怎么样的高文宏议，浪漫古典，都和他们无干，仅止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，得些自己满足。假如竟有“好人政府”^[2]，出令改革乎，不多久，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。

真实的革命者，自有独到的见解，例如乌略诺夫^[3]先生，他是将“风俗”和“习惯”，都包括在“文化”之内的，并且以为改革这些，很为困难。我想，但倘不将这些改革，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，如沙上建塔，顷刻倒坏。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，所以易得响应者，因为口号是“光复旧物”，就是“复古”，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。但到后来，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，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，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。



以后较新的改革，就著著失败，改革一两，反动十斤，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，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。

这种合历，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，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的拥护，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。别的事也如此，倘不深民众的大层中，于他们的风俗习惯，加以研究，解剖，分别好坏，立存废的标准，而于存于废，都慎选施行的方法，则无论怎样的改革，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，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。

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，捧书本高谈宗教，法律，文艺，美术……等等的时候了，即使要谈论这些，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，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。因为倘不看清，就无从改革。仅大叫未来的光明，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。

注 释：

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年3月《萌芽月刊》第三期“社会杂观”栏。

〔2〕好人政府 是胡适于1922年5月在他所主持的《努力周报》第二期上所提出的主张。

〔3〕乌略诺夫 通译乌里扬诺夫，即列宁。



言论自由的界限^[1]

看《红楼梦》，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。焦大以奴才的身分，仗着酒醉，从主子骂起，直到别的一切奴才，说只有两个右狮子干净^[2]。结果怎样呢？结果是主子深恶，奴才痛嫉，给他塞了一嘴马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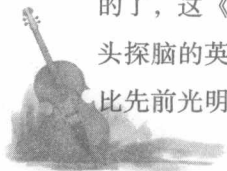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是，焦大的骂，并非要打倒贾府，倒是要贾府好，不过说主奴如此，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。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。所以这焦大，实在是贾府的屈原，假使他能做文章，我想，恐怕也会有一篇《离骚》之类。

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，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。他们引经据典，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，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，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，不过说：“老爷，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，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，应该洗它一洗”罢了。不料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”^[3]，来了一嘴的马粪：国报同声致讨，连《新月》杂志也遭殃。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，这时也就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，辨明心迹的“离骚经”。现在好了，吐出马粪，换塞甜头，有的顾问，有的教授，有的秘书，有的大学院长，言论自由，《新月》也满是所谓“为文艺的文艺”了。

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，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，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：三民主义。

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。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，我想，该是明白的罢，这误解，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，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“老爷，你的衣服……”为限，而还想说开去。

这是断乎不行的。前一种，是和《新月》受难时代不同，现在好象已有的了，这《自由谈》也就是一个证据，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，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。至于想说开去，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。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，但也比先前利害，一说开去，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。即使有了言



论自由的明令，也千万大意不得。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，非“卖老”也，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，幸想一想而垂鉴焉。

四月十七日。

注 释：

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《申报》《自由谈》，署名何家干。
30年代初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“围剿”，疯狂地扼杀言论自由。鲁迅在本文中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鼓吹保障言论自由的谎言。

〔2〕 焦大 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，是贾府的一个老仆人；他酒醉骂人被塞马粪事见该书第七回。只有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的话，见第六十六回，是另一人物柳湘莲所说。

〔3〕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荃，香草名，屈原用以比喻楚怀王。全句的意思是说楚怀王不能体察他的忠言，反听信小人的坏话憎怒于他。鲁迅用此指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体察新月社一伙文人的用心。

